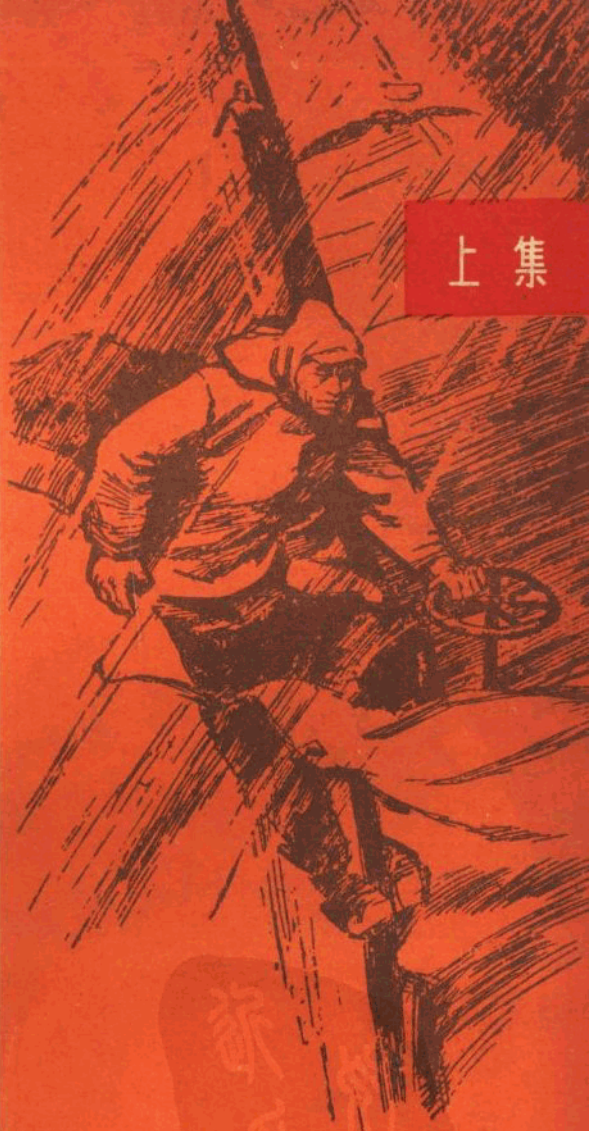


上集

小学高年级

课外阅读文选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小学高年级

课外阅读文选

上 集

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編选了六篇作品。选材的面較广，如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有《太平庄的斗争》、《迷惑人的鱼塘》等篇；刻画老工人的高贵品质的有《朱紅色的船底漆》、《列車道上》等篇；又如《八路老传统》和《將軍和水兵》生动地描写了解放軍的优良传统和刻苦鍛炼的精神。

为了便于少年儿童閱讀，对每篇文章中难懂的詞語作了注解，难字上加了注音。本书供高小学生課外閱讀，也可作为教师指导学生課外讀物时的参考材料。

小学高年級課外閱讀文选

(上 集)

*

上海教育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0号

商务印书館上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7/8 字數：29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6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數：50,001—390,000本

統一書号：7150 · 1595

定 价：(七) 0.15 元

目 录

太平庄的斗争 吳白池(1)

迷惑人的魚塘 赵 沛(17)

朱紅色的船底漆 叶 楠(32)

列車道上 钟兴鉤(37)

八路老传统 梁尙之(42)

將軍和水兵 于 丁 朱良仪(49)

太平庄的斗争^① 吳白池

太阳快落山，田里的人们，从四面八方回来了，太平庄活跃起来。人们互相招呼着，说笑着，逗闹着，农家欢乐的气氛弥漫着整个村庄。

这时，忽然从屋后的果园里传来一阵嘈杂声。随后是人们的惊呼：“唉！是哪家的孩子从树上跌下……”“天啊！他昏过去啦……”“啊，小星！小星……”

庄嫂子慌张地从灶间奔了出来，果园里黑压压围着一大群人。她拨开人群，窜了进去，一怔：小星蜷曲地躺在地上，足骨脱了臼。二毛子在旁边哇哇地哭起来。庄嫂子扶起小星，又急又心疼地问道：“咋会跌成这样子，啊！？”

“他……二毛子要我捉知……了……”小星扭着脸，痛苦地说。

回到家里，庄嫂子忙不迭为他请医生。她托隔壁的毛大妈去请本村么〔yāo〕老头。可是，小星一听，直

①〔太平庄的斗争〕选自《少年文艺》一九六四年四月号。原题是《太平庄的风波》。

起脖子嚷道：“我不要地主治病，我不要！”

媽媽恼了，“還沒成人，就學了你爹的牛脾氣！他還能把你的腿吃掉了？”

這時么老头从外面走來。他六十開外的年紀，油光頭，花白長須，臉上老是露出無緣無故的笑。肩上搭着一條黑色汗巾，左手拄着拐杖，右手拿着一束藥草，一進門就問：“小英雄的腿摔得不輕吧？”

小星媽一怔，忙說：“么老头，您坐。唉，這孩子就是毛毛草草！”

“不要緊，不會成跛子的！我來診，又不花錢，又好得快。嘿嘿！”一邊干笑着，一邊端詳小星的傷，搗起草藥來。

兩天過去了。么老头一直格外小心地照看他，一天換一次藥。小星的腿漸漸地好起來，已經能夠一跛一跛地走路了。

在太平庄，誰都知道小星有兩下子。他力氣大，會推手車，而且比別的小孩推得快；他會放牛，再調皮的牛兒，他也降得住。他還是優秀學生，“棉花試驗田”的組長。他爸爸是全县有名的植棉模範，那些先進技術，他正和組員們學習運用。還有最近學校舉行體育運動會，他獲得了跳高、跳遠冠軍，長跑第三名。再過幾天，就要舉行給獎大會。到了那一天，他能不能蹦蹦跳跳地

去参加庆祝会呢？昨天换药时，他又向么老头这样问了。

么老头笑咪咪地说：“别担心，有我替你诊腿子，一准好得快！到了后天，包你象赛跑一样，跑到学校里！”

傍晚时分，太阳的光线变得更黄了。田野、树林和村庄，连那缕缕的炊烟，也变成淡黄色了。小星望着夕阳西坠的村景，思想就象一匹骏马，在辽阔的原野上，尽情奔驰……

“小星，小星！”妈妈突然在背后喊。他连忙掉过头来，看见母亲用责备的目光望着他。么老头笑咪咪地站在旁边。

“你怎么象聋子一样？么老头在问你呢！”

“嘿嘿，不怪他，不怪他，看他已想入迷了。腿还痛么？”

“不痛了，不痛了。”小星有些慌张。

么老头显出一脸长辈的神气，认真地說：“嗯，药草真灵！这两天可不能乱跑哇！”

小星刚要回答，只见收工回来的几个妇女走过来，其中一个妇女尖声地说：“好久没听说枪毙人了！”

小星他们都很惊讶，妈妈忙问道：“什么？枪毙人了？”

“城里贴了布告啦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“现在还枪毙人？”妈妈又问。

“哼，这样的人能不枪毙？他是金城县里的大地主！暗害了一个干部，說蒋介石馬上就来了，还成立了一个反动組織，准备內应外合呢！土改时分了他东西的人，他都用賬本記着，还偷偷到田里釘界桩……”

么老头一听，脸上霎时变了色。但随后他鎮定了一下，表示憤慨地說道：“什么？还釘界桩？真是发疯了！如今是什么世道？真是不識时务！簡直发了疯了！”說完就叹气。

庄嫂子在旁說道：“說的是呢，要是那些地主都象么老头，再不做坏事，跟大伙儿一道走，天下可不都象咱們太平庄一样太平了嗎！”

么老头只是搖着头，叹着气，无限感慨地說道：“人心哪，难說，难說！”

正在这时，远处有人在招呼李队长，抬头一看，李队长果然蹬蹬蹬地走来了。么老头象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，“哦，我还没吃飯呢！”說完便走。

庄嫂子在后面喊道：“就在咱家吃一口吧！”

么老头連連說：“好說好說！”急急地走远了。

李队长站在小星身边問：“他又来了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他的腿！”

“好些了么？”李队长問儿子。

“好些了。”小星低着头，低声回答。

“十二三岁的人了，做事还是昏头昏脑的。”

小星不作声。媽媽端飯菜去了。李队长看见碗里有条鯽魚，說道：“好大的鯽魚！多少錢一斤？”

“沒花錢，是么老头送給小星吃的。”

“什么？是他送的？”李队长脹紅了臉，筷子上挾的一块魚肉往魚碗里一甩，說：“我早就对你說過，不要受他的東西！”

“人家一番好意——”

“这好意我們受不起！”說着，把那碗魚端到一边，“誰也不許吃！”

“看你这牛脾气又来了。”

“我这牛脾气是改不掉的！等会把魚端去还他！”

“……”庄嫂子不做声了。

“你忘記他是什么人啦？你忘記我这个記号啦？”



李队长用手摸了摸額上一个銅錢大的疤痕，“我十六岁給他做长工，腊月里一連熬了五夜，吃飯打瞌睡，碰破了一个碗，他举起旱烟杆，照准我的头就是一家伙！我流的两碗血，都装在心里！……”

“二十几年了，还提它作什么？大伙儿都在变，他不也在变？”

“他变？他的恶相变成了笑相，可是他的心就沒有变！”

“你晓得他的心沒变？你是神仙？”

“我問你，他为什么把他孙子取名剔〔tī〕非？我不认得字，但我只晓得这名字古怪，可湯書記就不馬虎！他說，‘李老么要剔誰的非？到底誰是誰非？’我說这話就有道理！这老鬼象毒蛇，不提防还行？”

庄嫂子感到理亏，說：“我說不过你！唉，越来越合不到碼了！”

“你不改一改，死也合不到碼！”

庄嫂子又不作声了。一群孩子正围在門口湊熱鬧，庄嫂子一瞧，沒好气地把他們哄散了。这时她发现么老头的孙子剔非也在里边。

落日的余輝，把半边天空映得一片緋紅。村西头的一个土墩旁边，么老头独自坐在那儿。他一动也不

动，一声也不响，象个木头人似的，呆呆望着眼前一大片庄稼地。从前，这都是他心上的肉啊！他每次独自来这里静坐，每次总要噙^①着眼泪。可是今天，他不只为了土地，还为了他的老朋友悲哀。在老朋友被捕之前，他就写信劝过他，叫他不要太性急，不要太卤莽。可是老朋友偏不听，反而责备他胆小，搞不出名堂。如今结果怎样？落得这样的下场！一种孤独的感觉爬上了他的心头，他已经半截下了土，越来越没希望了。

背后响起了脚步声，老伴一拐一拐地朝他走来，口里不知抱怨谁：“这些没良心的，我在田边捡了几根谷穗子，就说我偷的！”

老头心里明白，责怪道：“我跟你说过上百遍，你还是要小偷小摸！”

他老伴嚷道：“我几时偷了什么，摸了什么啦？别人的气都呕不完，又要呕你的气！上次你说要钉界桩，我喜得一夜没睡觉！”

老头一听“钉界桩”，心头象针扎了一般，说：“还钉什么鬼界桩！”

老伴象给泼了一盆冷水，高声骂道：“怎么不钉啦？”

“老婆子，声音小一点！你老是这样喳喳哇哇的！”

老伴正要开口，忽然孙子剔非气急败坏地跑来了，

^①〔噙〕qín，含着的意思。

額上流着汗。“李队长在……在罵你……”

“什么？罵我？”老头吃惊地說着。

“他說你是毒蛇，还要把魚退回来。”

“我是毒蛇？……好絕情！好絕情！”老头又悲哀，又憤恨。

• “絕子灭孙的！发天火烧的！”老伴附和着說。

老头眼睛里射出两道凶光，心里想：“我已經活够了，总有一天，你会落在我手里的！”

李小星热切盼望的一天，終於来到了。这天他比爹还起得早，穿上了嶄新的白衬衣，不顾母亲的阻止，胡乱吃了两碗飯，飞出了大門。

太阳露出了鮮紅的脸膛。人們成群結队地下田了。么老头带着滿脸的愁情和仇恨的目光，出門去扳魚。——队里不許他扳，但有人說，他沒有卖过錢，只是扳点魚自己吃吃，加上他平日又比較守法，也就罢了。

他来到太平桥的右边，走上罾台^①。忽然发现罾架的左前方，仿佛有个穿蓝布衣服的人在水里掙扎。他一怔，眨了眨眼睛，才发觉并不是人。不知从哪里流来一件破衣服挂在上面，随流水抖动着，不細心的人，真

①〔罾台〕架在河边用罾网捕魚的木台。罾，念zēng。一种方形的用竹竿做支架的魚网。

以为是个人呢！

太平庄一天有三个热闹的时候：清早出工、中午吃饭、傍晚收工。这时候，人们已经吃完了中饭，四面八方地走出了村庄。热闹劲儿也紧跟着人们，转到田间去了。

热辣辣的太阳照着静静的太平庄。么老头站在罾台上，时不时地扳一下罾。把罾放下水了，就坐下来，搭拉着油光头，好象是想心事，又象是打瞌睡。

过了好一会，他又懒洋洋地站起来。当他刚要举手扳罾架的时候，忽然看见对河那边，李小星兴冲冲地从远处跑来。

今天正好是星期六，上了三节课，开完了庆祝会，就放学了。往日他放了学，总是先到田里去，在人群中找点事做，今天当然更急切，因为他要向妈妈报告喜讯呀！他把鲜艳夺目的奖状，卷成筒儿握在手里，一边跑，一边唱着歌。

么老头这一罾又是空的。他无精打采把罾放下去，又瞥见了那根没在水里的木桩，挂在上面的破衣，随着滚滚的流水抖动起来。他望着望着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心别别地跳起来，等到小星翻上河堤时，他忽然惊惶地叫喊着：

“不得了呀！快来人呀！救人啊！……”

李小星吓了一跳，心里猛跳起来，飞也似地奔上了

太平桥。

“小星！小星！快来！”么老头指着那根桩，“有人掉到河里！你会游水……”说着，拿了一根包有铁尖头的撑篙，踉踉跄跄地跑到河边。

小星向下一看，什么也没想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救人！”可是他怎么知道，那是根硬梆梆的木桩？他把奖状丢在桥上，咬着牙，两手向前一伸，朝着那“人”跳了下去！一下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么老头脸色苍白，弯着腿，呆呆地望着滚滚的河水，起先，他是那么惶恐；可是到后来，看着被木桩戳死了的李小星象水草一样流走了，心里平静下来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还不要我动手呢！老天有眼！”他盘算着：即使有谁捞起了尸首，人们会怎么说呢？会射箭的箭上死，会使枪的枪上亡，喜欢玩水的李小星，难道不是淹死的吗？

突然间，他急急地跑到桥上，对准奖状，狠狠地把它踢了下去。奖状在水面上打了几个圈子，不见了。么老头的脑子里，闪现了李队长的面影。他哼了一声，露出了使人寒心的微笑。

河的下流，一群妇女在车水。一个女孩子大喊起来：“河里有人呀！”

大家一看，果然不錯。几个妇女跑到河边，另外几个妇女向田里的男人喊道：“救人啦！有人掉到河里去了！”

男人们一窝蜂地涌了过来，向河边跑去。七八个人一齐跳到水里。

不一会，三个人托着一个小孩浮上来，立刻就听到其中一个人喊：“是小星哪！”

“啊？是小星？”岸上的人惊呼起来。

“庄嫂子！——庄嫂子呢？”

庄嫂子还在远处薅豆子^①。她丢了锄头，跌跌撞撞地跑来。

小星放在岸上，白衬衫贴在身上，脸上灰白，一动也不动，完全象个死人了。

庄嫂子离小星还有三四步远，颤抖着声音喊了一句“小星”，腿一软，伏倒在地上了。

张大叔解开小星的衣扣，立刻感到奇怪：“你们看，青一块紫一块，准是有人打了的！”又摸了摸胸脯，惊喜地说：“别吵！心好象还在跳呢！”

“快想办法，进行急救！”大家都着急地说。

庄嫂子听说可以急救，止住哭，问大家：“要不要么老头来？”

^①〔薅豆子〕在豆地里除草。薅，念 hāo。拔，除去。

“不要他！”张大叔干脆地说，“先把孩子抬回家，我去请郑医生！”说着就走。来到桥边，忽听得么老头在后面招呼他：

“张大叔，匆匆忙忙上哪儿去呀？”

“请医生。”

“谁病了？”

“小星这孩子……”张大叔嘴里说着，人已过了桥。

么老头望着张大叔远去的身影，心里一怔：“怎么？还没有死？”他预感到灾祸已经到了，心里一横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是福拦不住，是祸躲不过，拚着一条老命，去看看！”

在小星家里，李队长把人们都劝下田，自个儿在小星胸前摸摸按按，仿佛在检查什么；小星妈坐在旁边，低声地啜泣着。

么老头一进门，便惊慌地问：“小星怎么样？”

小星妈没回话，只顾抽抽搭搭地哭；李队长也不作声；一个妇女答道：“淹得只剩一口气了。”

“唉，看这孩子，好容易把腿诊好，又偷去玩水！菩萨保佑，该不得事吧？”

大家看着小星，发觉他的嘴巴动了一下，随即流出一口血来。

“啊，血！”么老头俯下身去，毫不迟疑地从肩上拉

下那条黑汗巾，揩去孩子嘴边的血。

“他好象受了很重的伤。”么老头正说着，忽然小星的眼睛睁开了，众人都惊喜地喊道：“他醒过来了！”

么老头面色如土，可是谁也没注意。

小星的眼睛亮了，居然开口说话了：“爹，我的眼睛……没睁大……没，没看清楚……”

声音很含糊，断断续续，谁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。可是么老头心里却明白，他担心小星继续说下去，而小星恰巧也讲不下去了，口里又流出血来。么老头趁这个机会，镇定地说：“他的伤势重，不该多讲话。我那里有药草，先弄来吃吃。”

庄嫂子说：“又要劳神您了。”

“哎呀，嫂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讲客气！”说完，把汗巾往肩头一搭，窜了出来。

他的行动那么敏捷！拔了几株药草，把一株在一〇五九药水里点了一下，随即又拿了一盒火柴，在离小星家三

